

光明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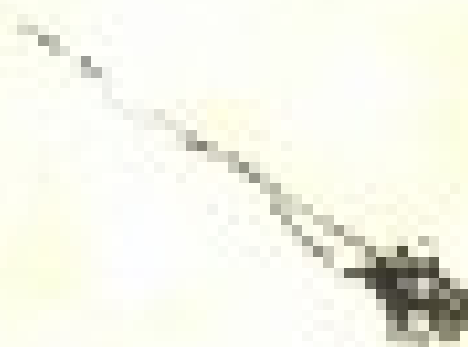
达西登德布

52



五十年來

中國電影



光 明 之 路

〔蒙古〕达西登德布著

陈 乃 雄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С. Дамдэндэв

Саруул Замдаа

Улсын Хэвлэлийн Газар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56

光 明 之 路

书号 1523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73,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 $4\frac{3}{15}$ 插页 3

1961年7月北京第1版 196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 0.35 元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达西登德布

中 譯 本 序

一九三五年，当我还在蒙古革命青年团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了。那时，我在东部省（今乔巴山省）省会的文学小组里学习，写了最初的几首诗。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我还参加了艺术工作。但是，这些只能说是我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兴趣罢了。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我在党和政府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社工作，由于读到了苏联作家和记者们的短小精悍的作品，以及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的认真帮助，才使我积极地写起报道、特写和短篇小说来。我偶而也写些诗。自从一九五三年担任了作家组织的工作以后，我决心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用在文学工作上面。在这期间，我以牧民的生活面貌为题材，写了好几个短篇小说，同时也写了一些有关新中国的组诗。近来，为了反映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前反动的封建主和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斗争，我还写了几个有关旧时代的短篇小说。

我虽然一直从事短篇小说的创作，但是还未能写出很多像样的作品来。

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作品被譯成中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这对我來說是一桩极其愉快的事情，这是蒙中人民友好合作的莫大的貢獻。

謹向无私地援助蒙古人民和蒙古作家們的中国人民、中国作家以及中国全体文学工作者致以深切的謝忱，祝他們在自己的偉大事业中創造出光輝、巨大的成就。

桑·达西登德布

目 次

中譯本序.....	1
草原上的風雪.....	1
巴圖老人的喜悅.....	7
相會.....	12
三個戰士.....	22
奇怪的地灶.....	27
約定的時刻.....	32
母親的囑咐.....	40
汽車里的爭論.....	44
春天的天空.....	60
龍.....	72
方向找對了.....	84
“大豆地”.....	113
三個獵人.....	119
關於作者.....	129

草原上的風雪

濃霧瀰漫，天地相連，雪花閃閃爍爍地在黯淡的太陽下飄落，大地染成一片白色。迎面刮起風來，天氣惡劣极了。草原中間那些無名的山頭上，到處放牧着綿羊，它們正在吃着剛從融雪中露出尖兒來的嫩草。牧羊老人多爾格爾登上西邊的一個山頭，一邊觀察着天氣，一邊了望着東面草兒茂密的湖邊的馬群，那馬群在霧中若隱若現。這是春天一個寒冷的日子，多爾格爾穿一件縫着布面的舊皮祆，披一件呢里子的雨衣，戴一頂已經破了的大皮帽，帽帶系在下巴下面，圓圓的黑眼睛被風吹得直淌眼淚，布滿皺紋的臉顯得十分憔悴。他一輩子追隨在牲畜的後面，飽經風霜，嘗受過各種艱難困苦。他的毡包蓋在這個山頭東北邊的山溝里，毡包外面搭着羊圈，羊圈北邊停着一長串大車。

風刮得更大了。雪下得更緊了，看樣子要來暴風雪了。春天的天空是無情的。多爾格爾的妻子和孩子在家裏忙着蓋住曬干的牛糞和羊糞，整修牛圈和羊圈。多爾格爾的果斷在處理緊急的情況時顯得特別有效。他朝自

己的毡包的方向招招手，毡包外面立刻有人跳上馬背疾馳而来，那是他的大儿子奥契尔苏倫。他身穿一件大羊皮袄，衣襟撩起，塞在腰带里，右手曳着一根套馬杆。多尔格尔向着自己的儿子說：

“孩子，快跑。馬群在东面的湖边。要在大風雪到来之前把它們赶回来。”

奥契尔苏倫走了。

多尔格尔匆匆忙忙地把綿羊聚攏起来赶回家去。无数的綿羊在新下的雪上踩出了一条寬闊的道路。有两只羊掉了队躺下了，多尔格尔走近一看，原来是要下羔了，便下馬接羔。当他給一只綿羊接羔子的时候，另一只綿羊也下了羔子。他解下用稍绳系住的毡口袋，輕輕地把两只羊羔装在里面，然后牵着馬，抱着口袋，徒步回家。

多尔格尔的妻子阿尤尔在三脚火灶里生火煮茶，但是沒有時間讓他們舒舒服服地喝茶了。風雪越刮越猛烈，不一会天黑了，他的大儿子赶着馬群匆匆忙忙地由上風头回来了。馬群不肯安定下来，多尔格尔迅速地圈好牛羊，囑咐妻子和孩子让它们好好地过夜，自己穿上厚皮袄出发看守馬群去了。

夜深了，風雪越来越大，風一陣紧一陣，雪花不时从門縫里钻进来。拴在大毡包里西半边的羊羔，有的用嘴从一捆捆的草束里抽草吃，有的躺在那儿反刍。

毡包里很暖和，挂在門上的湿衣服冒着气，滴着水。

在明灭不定的灯光下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出毡包里的一切。疲倦了的阿尤尔坐在火灶旁边打盹，两个孩子已經睡熟了。

突然，外面的綿羊叫起来，阿尤尔被吵醒了，她在长袄外面披上一件雨衣走了出去。外面漆黑，牛圈里有些牛躺在背風处，有些牛找不到臥处，就用角彼此挑着，来回乱走。牛犢虽然披了复衣，也站在圈里发抖。阿尤尔把所有的牛都赶到圈里的避風处，然后又去看羊圈。綿羊拥挤在羊圈北栏下的避風处，南沿已經积起了雪。有几只綿羊剛下了羔，阿尤尔連忙把那几只羊羔抱进毡包里去。圈里还有几只綿羊馬上就要下羔了。在这样大的風雪天，有这么多綿羊下羔真是一桩麻煩事，但是阿尤尔决心用自己的劳动保护它們，不让冻死一只。这样就有必要清扫一下圈里的雪，否則雪会把綿羊埋住，甚至压死的。

“孩子，起来吧！”勤劳刻苦的阿尤尔叫着睡在毡包里的儿子。

但是奥契尔苏倫哪里是一叫就醒的人？她又走进毡包叫道：

“喂！奥契尔苏倫！起来吧！許多綿羊下羔了。羊圈里积滿了雪。来扫一掃吧！”

奥契尔苏倫睡眠惺忪地起了床，跟着母亲一起走出毡包，开始清扫积在圈里的雪。他們不知疲倦地扫着，感觉有些热了，便拄着鉄銑稍微歇一会儿。这时，从西北方

傳來了馬嘶聲。在大風的呼嘯里夾雜着多爾格爾吆喝馬群的聲音。

多爾格爾一家就這樣度過了春天的一個風雪之夜。第二天早晨，風雪還沒有停。中午的時候，多爾格爾趕着馬群回來了。他的馬群里混雜着許多別人家的馬。奧契爾蘇倫奇怪地問他父親，多爾格爾便把自己昨晚在大風雪里看守馬群時遇到的一樁可笑的事情告訴大家：

昨天晚上雖然有風雪，天又漆黑，但是多爾格爾不一會就找到了自己的馬群。他頂着風想把馬群趕到前天發現的一處嚴密的背風的山谷里去，但是那不是一樁容易的事。馬兒紛紛順着風向跑了，他阻擋也阻擋不住。暴風雪越刮越大，把人的視線都遮蔽了。迎面吹來凜冽的寒風，吹得前額像要裂開來一樣，臉和手凍得失去了知覺。多爾格爾沒有被這些吓住，他和自己的馬群互相追逐，好不容易才把它們趕到了山谷里。山谷里可以擋風，也很暖和。馬兒刨開雪，吃着雪下的草。多爾格爾坐在南邊一堆擋風的石头前抽着煙，微弱的煙火使他想起溫暖的毡包。多爾格爾回憶起自己的幼年，回憶起從前在千瘡百孔的破毡包里度過的貧窮生活。二十年前，他只有很少的几頭牲畜，而現在他有了几百頭牲畜了。他想：“這是由于英明的黨和政府的幫助，由于我父母的勤勞而獲得的財富哪！”

多爾格爾同時也擔心妻子和孩子能不能讓牛羊平安

地度过这一夜。他坐着坐着，不觉瞌睡起来。

多尔格尔忽然被杂沓的马蹄声惊醒，他还以为来了狼呢。一些受了惊的马匹向他的马群跑来，他的马群里有一半也受了惊，跟着那些马跑了。多尔格尔刚要上马去看个究竟，却见一个骑马的人疯疯癫癫地在那些马儿后面撵着。他想：“那是贼吗？但这儿是不会有贼的。是牧马人吗？但牧马人也不会顺着风向驱赶自己的马群啊！”多尔格尔被弄得莫名其妙，他大声地在后面叫喊，但是那人毫不理会，依旧追逐着马群，转眼间，隐入南边的山坡后面去了。多尔格尔追上了山坡，但是风雪怒号，什么也看不见。他抽一下自己的坐骑，那马向前一窜，陷入到深雪中，连人带马一直从山坡上滑了下去，差一点从马上摔下地来。他进入一个四周什么也看不见的深谷，顺着山谷向下走了几步，才发觉那个人正在和三五成群的马儿互相追逐。多尔格尔暗自骂了一声“混蛋”，走上前去一看，原来那不是人，而是一个“吉祥儿”（“吉祥儿”就是放在马背上用来哄弄马群的稻草人）。多尔格尔见了，嘴里骂道：“他妈的，这不是‘吉祥儿’，简直是‘倒楣蛋’。”他分辨了那些马的毛色，认出了是谁家的马群。那家人家人手不少，却没有一个人出来照管自己的马群。他们准是在暴风雪的黑夜里贪图安逸，偷闲躲懒，所以弄了一个稻草人来做样子，结果使两匹小马驹饱了狼腹；有几匹骡马被追赶得浑身汗水湿淋淋的，活像个落水的耗子，其中

有几匹还堕了胎。“这些馬一定是在順着風向逃跑时遇到了狼的襲击。嗨，可惜啊！懶汉們的牲畜就是这样被糟蹋的。”多尔格尔惋惜地說着，把跑散的馬群聚攏起来，那天夜里他除了看守自己的馬群之外，还看守了邻家的这許多迷失的馬。

風雪連刮三天三夜。多尔格尔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日以继夜地忙碌着，他們虽然精疲力尽，但还是坚持做着毡包內外的全部活儿。風雪停息的第二天早晨，多尔格尔和阿尤尔統計了一下自己的牲畜。要統計成群的牲畜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是因為他們認得每一头牲畜，所以這項工作沒有把他們難住。統計結果，他們在這場暴風雪中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增加了几十只綿羊羔。

1943年

巴图老人的喜悅

札盆河的清澈的流水靜靜地流着，巴图老人让自己的坐騎飲了个飽，那匹馬仿佛向主人獻殷勤似地打了一个呵欠。蒙古人常說馬打呵欠是喜兆，所以巴图兴冲冲地看着自己的馬儿，那馬又打了一个呵欠。巴图自言自語地說：“哈，要双喜臨門吧。”但是他想：“我現在难道不是已經够幸福了嗎？国家太平，人民安康，我的牲畜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我的孩子們也正在健康地成长，哪儿还有比这些更大的喜事呀？”

馬群从水里走出来，沿着回家的道路排成了一行，巴图的坐騎紧跟在馬群后面引頸长嘶，嘶声从岩石間傳回，也从远处傳来了許多馬儿的呼应声。巴图激动地想起了自己那些正在遙远的戰場上的驕馬，他对自己的坐騎說：

我亲爱的駿馬哟！

你頻頻点首打着呵欠嗎？

那令人兴奋的喜訊哟！

将要从哪里傳来呀？

黄昏时分，巴图赶着馬群回到了家里。那时宣傳員貢森同志恰好从省里来到他們的村子里，巴图馬上把貢森請到自己家来，想让他讲一讲前綫的新聞。巴图的毡包很寬敞，附近的人們也都来了。巴图老人盘腿坐在上首，先向貢森彙报了自己的生活和当地的情况。他的孩子們团团地圍住他坐下，他的妻子和大女儿把茶端給客人們。

毡包里靜了下来，宣傳員开始讲话了。他清楚地叙述了苏联紅軍在三年来的卫国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并指着报上刊登的地图，讲解那些从德国手中解放出来的城鎮的名字以及它們的面积。听的人們兴奋地贊揚着紅軍的成就。

宣傳員还叙述了蒙古人民对紅軍的支援，在他們鎮压敌人时創造了巨大的成果，并解釋說，为了彻底消灭已經遭受惨重失敗的法西斯野兽，我們还需要全力支援紅軍；他說明了把优良的駿馬卖給紅軍的意义，同时宣布馬匹收购委员会的人已經动身前来这个地方；最后，宣傳員公布了收购馬匹的章程。

人們听了宣傳員的这些話，異常高兴。巴图說：

“啊，現在我明白了，怪不得我的馬今天接二連三地打呵欠，原来是向我預报这个喜訊哪！”

“太灵啦！”人們笑道。

巴图繼續說：“我要全力支援帶給我們幸福的英雄

們。我要以神圣的心意和劳动报答他們的恩惠。無論是金子、銀子、馬匹或者牲畜，只要我有，我就把它獻出來。我要把我的全部馬匹趕來讓委員會檢驗，把所有合格的都賣給紅軍。”

人們都說：“巴圖說得對……”

這時巴圖的妻子奧托干搶着說：“老头講得對。是誰給我們帶來了這樣的幸福生活——毡包里人丁興旺，棚圈里牲畜肥壯，無憂無慮，安居樂業？這究竟是誰給我們的恩惠？是黨和政府，是親愛的紅軍給我們的恩惠。因此，我們怎能不把我們所有的一切獻給那些親人呢？”

巴圖老人這一行動使聚集在毡包里的人們大為感動，他們紛紛表示要把各自的全部馬匹趕來檢驗，把所有合格的賣給紅軍。

第二天早晨，巴圖穿上節日的盛裝，騎上貼杆馬，趕着馬群找馬匹收購委員會去了。莎仁布倫南面的草坪上搭起了許多毡包和帳篷，毡包和帳篷的周圍有許多馬匹，馬蹄揚起的塵土遮蔽了太陽。著名的優秀套馬手和勇敢的青年騎手都聚集在那兒，他們巧妙地馴服着那些性子躁烈的生格子馬。巴圖一到，他們就幫巴圖捉馬。巴圖趕來了四十幾匹馬，這是他的全部馬匹。

戈壁阿爾泰省台西爾蘇木的人們為了把好馬賣給紅軍，紛紛趕着自己的馬群來到了馬匹收購委員會所在地。第一天受驗的馬匹拴滿了六根長馬桩，其中巴圖的馬占